



王瑶(左一)、吴组缃与学生合影

【名家背影】

## 纪念王瑶先生

□陈平原

今年是著名学者王瑶先生百年诞辰。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授权本报刊发他近日在“纪念王瑶先生诞辰百年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缅怀这位在文学史研究上举足轻重的学人。

1989年12月13日王瑶先生去世，八个月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35万字的《王瑶先生纪念集》，如此“兵贵神速”，实属罕见。紧接着，便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朋友找上门来，游说师母编辑刊行《王瑶文集》，理由很简单：先生是山西学人。这话真好，简要、明晰。师母一点头，众弟子很快完成了任务。可说实话，此书到底能不能出版，谁也拿不准。王瑶先生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不说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得说。照此思路，这文集是白编也得编，反正迟早会上用场。这套七卷本文集的《出版说明》写于1991年10月，而真正刊行却是1995年12月。中间碰到很多困难，但出版社最终还是闯过来了。说实话，这套书的校对、装帧及印刷均不太理想，但师母及我们弟子都很感激山西朋友关键时刻的“拔刀相助”。

无独有偶，这回纪念王瑶先生百年诞辰，先有山西的大型影像文化期刊《映像》提前起跑，去年七月就发表了《王瑶：学人风范一代大家》(董树昌文，2013年第4期)的图文；后有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作协主席杜学文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和我商谈在太原举办学术座谈会事宜。二十多年过去了，敦厚且念旧的山西人，还记得他们远游未归的学人，这实在让人感动。

1981年5月10日，王瑶先生撰写了题为《三晋河山的颂歌》的文章，文章提及山西是他的出生地，他多年游寓在外，很少回乡，不过就像鲁迅《朝花夕拾·小引》所说的，“思乡的蛊惑”还是会令人“时时反顾”的。王先生如何思乡，我不知道，只记得每年春节拜年，他都留老学生们吃饭，喝上几杯汾酒或竹叶青酒。王得后、钱理群、夏晓虹等能喝上几杯的，备受表扬；我则很悲惨，屡遭嘲讽，说不喝酒怎么学文学呀！我的辩解是：苏东坡酒量很小，诗不也写得不错？再说，为什么一定是汾酒呢？

偶尔听王先生聊聊山西的人与事，挺有意思的，可也仅此而已。说实话，先生去世前，我曾曾游历大同、五台山、太原，但对山西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印象不深。那崇山峻岭，雄关大河，咏成诗篇十分壮美，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严重阻碍了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时至今日，对于很多人来说，讲文化创造是“北上广”，想旅游观光则“陕川藏”。如何让“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晋善晋



王瑶先生

美”广为人知，借力于从山西走出去的著名学者，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起码，我就是因王瑶先生而日渐关注这块“古代文化摇篮”以及现代史上的“风水宝地”。

我第二次来到三晋大地，是十年前。那年秋天，我与王德威、奚密、梅家玲等境外学者，应作家李锐、蒋韵夫妇的邀请，来太原及平遥旅游。平遥古城乃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是王先生的家乡，当然值得赞叹。但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喜欢，那就是太原附近崛围山上的多福寺，那里有“傅青主先生读书处”。这么说，是因我别有幽怀。来太原前，我正根据2001年2月至7月在北大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的录音，整理书稿《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傅山这一讲其实已经整理出来了，可不太满意；而太原之行更加深了这一印象，事情越想越复杂，论文越做越不顺心，最后决定暂时搁置——没想到这一搁就是十年。好在此前赵园已经出版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书中多处论及清初北方遗民中“博雅与通脱足与江南人士比拟”的傅山，且有一篇题为《我读傅山》的附录。既然写不过师姐，那就干脆藏拙；一想到王先生弟子中已经有人关注三晋文化了，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当了“逃兵”。

两年前的五月，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我应邀为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作主题演讲。那篇题为《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的演讲词，初刊于2012年5月16日《中国青年报》，日后传播

甚广。对于山西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等没能进入211的大学所遭受的歧视，我到处打抱不平，呼吁教育部要么取消等级制，要么日渐扩大队伍，让人家有发愤图强的机会。离开山西大学时，我说了一句，若山西大学在学术上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因为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是从三晋大地走出去的。可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正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这次山西行，在山西大学刘毓庆、郭万金教授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太原双塔寺、洪洞广胜寺、黄河壶口瀑布以及阎锡山的克难坡等，都很精彩，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反而是离王家大院不太远的千年古刹资寿寺。我们到达时已近黄昏，庙里面格外宁静，面对那漂泊多年、好不容易回家的十八罗汉头像，真是百感交集。

后两回的山西行，朋友们都劝我带点山西特产回去，让文化记忆与味蕾同在。李锐让我们每人带一小箱子山西醋，我路近没有问题，奚密路远，回到美国后发现，皮箱里的衣服全都“醋意浓浓”。因碰上了山西大学110周年校庆，校方郑重其事送给我两瓶三十年的陈酿汾酒。夏晓虹舍不得独自品尝，带了一瓶到台北与同样喜欢饮酒的林文月先生共赏。可到了那里一看，酒只剩下大半瓶了。我开玩笑说，这就是我理解的山西——确实有好东西，可就是不会包装。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如今，听从“晋善晋美”的召唤，越来越多的中外客人前来山西旅游。这当然是大好事，可我还想添上一句——山西除了有好山好水好风光，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人物，就如我的导师王瑶先生。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  
刊微信“青未了”。

【社会观察】

□木然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在今年两会上说，大学近亲繁殖太严重。其实，这种事早在三十年前就讲过。事实却是，讲了避免近亲繁殖三十年，近亲繁殖了三十年。

中国的事，不论是非，只论市场，只要有市场，那就一定会发展起来。因此只要有近亲繁殖的市场，这个市场一定会繁荣起来。桑德尔说美国的时候就讲，不怕美国市场经济，就怕美国市场社会，一切都围绕市场来转，市场经济是个好经济，市场社会则是一个坏社会。和桑德尔所说的美国不同的是，美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才进入了市场社会，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就已经提前布阵了。

近亲繁殖不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都使品种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不适应环境，都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杂交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都有强大的生命力，都能适应环境。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尽管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说是错误的，但对于提高社会的竞争力、增加社会的活力，却具有积极意义，学术思想更不例外。

大学的近亲繁殖表现在方方面面，主要有：第一，校与校之间的近亲繁殖。北大的学生留北大，清华的学生留清华，地方院校的学生留地方院校。教育部门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教师也就自然分为三六九等。尤其是教育部搞了985、211大学之后，使这种三六九等分得更加明显，对地方院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地方院校的老师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去北大、清华高校的机会，北大、清华的教师也基本上失去了向下流动的流动性，造成了所谓的名校与地方院校的自我封闭化、板结化。就是开一个学术会议，也是北大、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唱独角戏，基本上不向地方院校发出邀请。重点大学的学术会议在重点大学开，地方大学的学术会议在地方大学开，师范大学的学术会议在师范大学开。大学本来应该是自由流动的，学术交流也是全方位的，互相流动的、互相激荡的，却被人为地分割成一个又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水潭，时间久了，每一个学术水潭必然会发出自我陶醉般的恶臭。

第二个就是研究课题的近亲繁殖。现在的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大都由名牌大学的教授们集体分摊甚至垄断了，地方院校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重大课题当中去。其马太效应是：越富的大学越来越富，越穷的大学越来越穷，重点大学得了科研富病，躺在钱堆里不会搞学术，把钱本身当成了学术能力、象征和标志，至于学术思想本身，已经跑到爪哇国酣睡去了。地方大学因为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科研能力越来越差，使科研贫困化，科研经费滥用，乱花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高校甚至花六千万买设备，放了五年都没有拆包。由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合理所造成的重点院校与非重点院校的差距不仅仅是经费的差距，更主要是学术思想尊严的差距。这是对地方院校的人为歧视，重点大学就是制造学术思想的，非重点大学只负责传播学术思想，非重点大学成了不会思想的僵尸大学。

第三，导师与学生的近亲繁殖。同一个大学的教授，本科给学生上课；学生考上硕士研究生，再给研究生上课；硕士研究生考上博士研究生，再给博士生上课。硕士生博士生答辩，请的所谓同行，都是教授的同门师兄、朋友或者是学术观点一致的不给自己和研究生找麻烦的导师，所有的研究生答辩都顺利通过，所有人皆大欢喜。导师选择自己中意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留校任教。留校工作之后，如果不发生意外，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极为密切，导师与学生之间仍然可以在人事、学术、课题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导师与学生形成一个准血缘关系共同体，类似于原始社会的部族社会，对外来的学术族群本能排斥。

第四，学术思想的近亲繁殖。如果说前三个方面的近亲繁殖是表象的话，那么学术思想的近亲繁殖就是本质。学术思想的活力，在于交流，在于学术论争，在于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学术思想在论争中发现差异，寻求共识。在学术思想的论争中追求真理，提升学术思想的活力，使学术思想保持开放性。在学术竞争中，那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会发扬光大，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会自动退出市场。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学术思想的近亲繁殖，学术思想的优化被学术思想的劣化所取代。其表现就是，导师具有什么样的思维，学生就具有什么样的思维，导师具有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学生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好听一点来说，这叫学术思想的传承，难听一点来说，这叫学术思想的僵化。

近亲繁殖是教育行政化体制导致的直接结果。教育的行政化，把大学等级化，把大学自我封闭化，把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准血缘化，把学术思想一统化，把教育产业化，不对大学进行根本性的行政改革，近亲繁殖问题无解。

(本文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